

你见过能弹巴赫的蝶式箏吗？ “高山流水”觅知音



■ 陈慧为观众演奏蝶式箏

让传统文化活起来

4月14日,“海上雅乐”系列之“《孔雀东南飞》——蝶式箏音乐会”将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演奏厅上演。“蝶式箏”这一亦旧亦新、亦古亦今的改良型乐器得以再度走入人们视野。

此次,能弹“巴赫”、能让“野蜂飞舞”的蝶式箏,能否唤得更多关注、焕活箏乐潜在机能?记者特别走访中国著名古筝演奏家、教育家、改革家何宝泉的遗孀,浙派古筝代表人物王巽之在上音的第一位学生、正致力于推广蝶式箏的上音教授孙文妍。她在感叹蝶式箏传承、传播困难的同时,对这一改良箏的发展前景亦予厚望:“传统文化要走向世界,总是要找到一种可以沟通的语汇。蝶式箏能否成为古筝接通世界的链接不好说,但起码,它能让世界变得近一点。”

能演巴赫 能舞野蜂

古筝,中国古老民族乐器之一,其历史最早可追溯至2500多年前的战国时代。流传至今,仍是文人们钟爱的“高山流水觅知音”的雅器。然而,这一雅器,却因不易转调的弊端,只能“特立独行”于乐队之外,难以融入。又因其五声音阶的局限,在与世界对话的过程中遭遇阻碍。近半个世纪以来,为突破这种弊端和局限,箏人们做出种种尝试和改良。

蝶式箏,即是尝试和改良的产物。它将两个箏首首拼接,左右对称,外形状若蝴蝶,故而得名。1980年11月,何宝泉设计的蝶式箏,通过中国文化部科学技术局“技术鉴定”,并获得1980年“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科技成果二等奖”。蝶式箏的成就,在于它的布弦突破了五声音阶,达到七声音阶,易转调,能演奏



■ 蝶式箏

十二平均律,大大扩充演奏范围,并能融入乐队发挥协奏功能。

现如今,蝶式箏,声音层次更丰富,既能演绎巴赫的《十二平均律》,亦能弹奏如《野蜂飞舞》需要频繁转调的作品。此外,何宝泉根据朝鲜名曲改编的《哨所之春》,其学生蔡晓璐根据陈钢同名小提琴曲移植改编的,具有新疆民族风情的《阳光照耀在塔什库尔干》,都向人们展示了蝶式箏的性能及其大大开拓演奏范围的事实。

经费不足 研发难继

然而,因种种原因,近40年来,蝶式箏发展缓慢。全国古筝学习者已达十数万的海量相比,蝶式箏的继承者算上我国港澳台地区,也不过就寥寥40个。孙文妍坦承:“蝶式箏本身还存在很多需改善的问题,譬如它占地面积过大,携带不便。音色方面,也有很多地方可以提高,技术上需要成熟和完善。”

据悉,何宝泉在世时,也曾尝试将蝶式箏设计成可折叠模式,方便携带。然而直到现在,因经费问题,都没有能解决接口材料欠佳造成的音色缺失。最终,只得顾音色而容忍体量。在孙文妍而言“研发经费不足、缺乏教授场所、传播力度不够”都是阻碍蝶式箏更好发展的绊脚石。

在经费、排练场所都无法以一己之力解决的情况下,孙文妍如今只有寄希望于“广泛传播”引发关注。可“传播”也并不容易,蝶式箏对学习者的设定了一定门槛,要有古筝

基础,还要熟练五线谱。由于知晓度不够,来报考孙文妍古筝研究生的学生虽众,但愿意尝试学习蝶式箏的却不多,能够学下来的就更少:“蝶式箏弦多、有半音,又是两箏拼接,学起很难,没有套路,唯有勤练。”

以己为媒 进行传播

“你这个音轻轻带过就可以,手不要僵在那里。”“弹的时候整个肩部带着手臂一起用力,人就顺了。”在孙文妍不很宽敞的办公室,放了一个蝶式箏后,几乎没有太多剩余空间。宁玲娟、吴妍几个学生围坐,轮流弹奏让孙文妍“把脉”。孙文妍教课虽算不上严厉,却自有一股威势,专治“疑难杂症”的她纠正过不少误入歧途的古箏学习者。现在,为能招揽更多蝶式箏门徒,她以自身古筝教授品牌为广告:“要来考我古筝的研究生,就得加学蝶式箏。”

此外,她积极推广蝶式箏进社区,不放弃任何可以传授蝶式箏的机会。如今,从4岁娃娃的开蒙,到60岁老人的“兴趣爱好”,孙文妍都能兼顾,也都能让他们有所收获。“现在就是两条腿走路,既培养专业人才,也进行基础普及。初期,就是‘跑量’,能多教一个就多教一个。只有真正传开了,才有可能谈发展和继承。”

眼见中国传统文化艺术都在越来越为世界所认知,孙文妍也希望箏乐有大放异彩那一天。

本报记者 朱渊

上海博物馆新一轮的书画常设展日前开幕。在亮相的绘画精品中,元代画家顾园的唯一存世孤本《丹山纪行图卷》最吸引眼球,上海博物馆的古画专家发布了最新成果,订正了这张图卷持续300年的作者鉴定失误。

这次书、画两馆换展力度空前,首次露面以及许久未展的作品将80件,其中包括了一批罕见的传世珍品将与观众见面。上海博物馆历代书法馆、历代绘画馆是目前海内外唯一的书画分开、系统展示中国古代书画通史的常设展,通常每半年更换一次展品,每次都有一定数量的新面孔精品出现。

张冠李戴300年

该画作来自晚清著名书画收藏家、吴门过云楼主人顾文彬家族的捐赠。从康熙年间开始,该画作一直被冠以明代画家顾琳名下。然而,上博专家发现,该画作的作者应当为元末画家顾园。《丹山纪行图卷》是绘画史上为数不多的描绘丹山赤水的代表作之一。这幅画纵30.8厘米,横332厘米,描绘了丹山层峦叠嶂、古树迷踪、云气浩荡的景象,透着一股清丽之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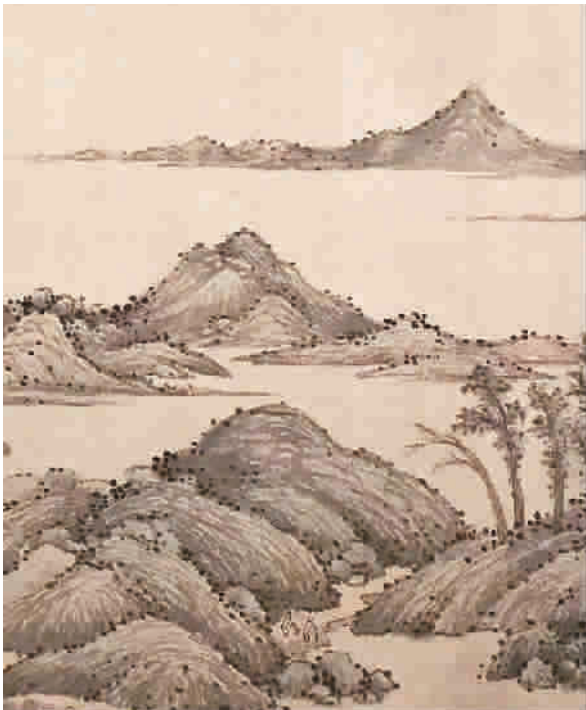
“两位画家都姓顾,年代接近,且同号‘云屋’,时人都称其为顾云屋,所以张冠李戴了300年。”上海博物馆书画部研究员凌利中发现,当时的作品说明上写这件作品是明代的,但它所散发的时代气息却不像,作者顾琳的籍贯出现了上虞、吴郡两个相互矛盾的说法。这激发了他的研究兴趣。”

凌利中仔细阅读文献后发现,上面记载的顾云屋并非同一个人,最终,画作上顾氏友人的题跋及他们的文集解开了谜团。其中,最为重要的莫过于赵谦所撰写的《云屋先生顾公墓志铭》。由此,迷惑了世人300年的画家身份昭然:《丹山纪行图卷》作于洪武辛亥(1371年),作者顾园时年51岁。

展出文物40余件

书法馆展出文物40余件,有十件极少展出、首次作为常设展品的书法珍品名迹出现。

明代台阁体代表书家沈度的《隶书四余箴页》是在一本合册中偶尔发现的(弥补了上博沈氏作品的空白),首次露面的金陵八家之一的谢榛的传世作品极为罕见,目前所见仅仅六七件。隋唐著名书法家虞世南为唐太宗之女汝南公主所撰写的墨迹本《汝南公主墓志铭》,北宋政治家司马光写给侄子司马富的《宁州帖》。《宁州帖》是司马光去世前一年所写,还有如唐代虞世南《汝南公主墓志铭卷》、颜真卿《楷书麻姑仙坛记册》,北宋赵佶《草书七言诗纨扇》、黄庭坚《行书华严疏卷》,元代虞集《楷书刘垓神道碑铭卷》、张雨《行书自诗轴》,明代姚绶《行书洛神赋卷》等等。



■ 《丹山纪行图卷》(局部)